

費雷依拉・得・卡斯特羅

羊毛與雪

葡萄牙青年奧拉西奧從軍隊服役
期滿回到家鄉，
爲了擺脫放牧羊羣的貧困生活，
追求愛情和家庭幸福，
奧拉西奧和他的朋友們在坎坷的
生活道路上奮鬥……



費雷依拉·得·卡斯特羅

羊毛與雪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澳門文化學會
1988

Título original/原名: “A Lã e a Neve”
Autor/作者: Ferreira de Castro

<i>Edição</i>	—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出版	—	澳門文化學會 (一九八八)
<i>Capa</i>	—	Mio Pang Fei
封面	—	繆鵬飛
<i>Tradução chinesa</i>	—	Li Ping
中文翻譯	—	李平
<i>Composição e impressão</i>	—	Tipografia Mandarim
印刷及植字	—	文華印刷公司
<i>Tiragem</i>	—	2.000 exemplares
印刷數量	—	二千本

作 者 簡 介

費雷依拉·得·卡斯特羅是葡萄牙著名小說家，他生于1898年。八歲喪父。十二歲到了巴西，1919年返回葡萄牙。他的第一部作品《罪》寫于十四歲。他的主要作品有：《移民》，《冷土》，《羊毛與雪》，《暴風雨》，《使命》等。

費雷依拉的作品被譯成了各種文字，廣為流傳，深受讀者歡迎。

序

很久以前，人們爲了埃米牛斯山區的羊毛，創造了紡織機。那時候，人們在山脚下或半山腰的茅屋裏幹活兒。冬天，牧羊人帶着羊羣離開荒山野嶺，饑餓的狼羣也跟着下山來。在人們緊閉着的家門前繞來繞去。空曠的田野裏傳來陣陣的野獸的嗥叫，雪地上映出牠們可怕的身影。當時，只能徒步或騎馬上山，因此，連綿起伏的山巒似乎越發顯得高不可攀了。偏僻的山谷，陡峭的山崖，重巒疊嶂的山崖和那些由此而產生出來的神話和傳說——牧羊人在篝火旁講的那些光怪陸離的故事——使漫長的冬夜更增加了恐怖的氣氛。

早在很多世紀以前，就有人來到這裏安居了。起初，很少人能找到適合的地方蓋起石頭房子。後來，即使有人蓋，也是一個挨着一個地蓋在一起，大概是爲了防禦野獸的侵襲。“山神”幾乎主宰了整個山區。在這荒蕪的世界裏，時而傳來牠那幽靈般的腳步聲，時而又聽到牠肆無忌憚的咆哮。

初夏，山羊和綿羊在上山之前，把它們的冬裝留給了主人：剪下的羊毛被洗淨，捻成綫。後來，有了紡織機，便開始了毛紡業。人們雙腳踏着木製的笨重的紡織機，手下竟奇蹟般地把粗糙的毛綫變成了結實的毛紡品。這就是最初的家庭紡織作坊。家家戶戶都想靠它發財致富。因爲，在那古老的年月裏，山裏除了羊毛和青稞以外，什麼也拿不出來了。

漸漸地毛紡業成了戈維良及其周圍地區的傳統工業。他們織的畢夫呢，綫呢和其他毛紡品沒有人能比得了。於是，王公貴族們終於重視起這些分散在偏僻山區的紡織工人來了。他們通過發佈命令，制定法律，發放特許証等方式，時而鼓勵紡織工的個體勞動，時而又用沉重的稅項限制他們。後來，有了競爭的對手，從佛朗德爾斯來的呢料質量更佳。然而，儘管如此，由埃斯特雷拉山區的羊羣提供原料，使那些簡陋的紡織機仍然在不停地轉動。

後來，葡萄牙在遙遠的地方發現了新的領土，開闢了通往印度的航道。於是，要爲衆多的異國人提供衣料，同他們進行交換。當然，不管這種交換是不是自願的。因此山裏的紡織機開始成倍地增長，而紡織工人們仍然在茅

屋裏幹活。冬天圍在火堆旁，夏天就把屋門打開。當時，稍大一點的建築就數教堂了。可是，後來在戈維良蓋起了一所比教堂還大的房子。這就是那裏的第一座紡織廠。許許多多的紡織工不再單幹，而是聚到一起幹活了。後來有人從英格蘭，冰島來到這裏傳授先進的工藝。山區的羊毛從此不夠用了。人們就到阿蘭特若省和其它地區去購買羊毛。紡織機還要為皇家軍隊製做軍服所需的料子，每過一個世紀，紡織技術就有一些新的改進，同時，還興建起一些新的工廠。一座座新廠房座落在山間溪水旁。清澈的水流歡快地歌唱着，從城市兩旁流過。

終於，有一天發生了徹底變革。這不是什麼改進一個圖案，變變花色品種的事，而是極為深刻的變革——機械化生產。在濃霧瀰漫的英格蘭大地，一個叫喀特萊特的神父發明了水力紡織機。用水推動一個巨大的輪子轉動，代替了以前人們雙腳的運動。但是，在新的機器旁工作的人仍然是第一可寶貴的。

在偏僻的埃斯特雷拉山區靠邊放羊邊紡毛綫過日子的人一天天少了。大部分人進了工廠。他們領取固定的工資。不管夠不夠去支付他們日常的開銷，這並無關緊要也沒有人要增加收入，他們經常考慮的是勞動力的價格要適應市場上毛紡品的競爭。

人們晝夜都在工廠裏渡過。祇有星期日才能出來，擺脫一下監獄般的生活。他們再也見不到羊羣，聽不到黃昏時山坡上那悠揚的牧鈴聲。他們看到的祇有羊毛、羊毛、……。他們把羊毛去掉污垢，洗淨，剪好，梳好，捻成綫，

織成呢料。

工業不斷發展，高大的建築不僅是教堂和廠房了。在這些建築旁邊，又建築了新的高樓大廈——工廠主的住宅。舉國上下都在談論戈維良的繁榮昌盛。

後來，又發生了新的革命。河邊上巨大的輪子停止了轉動。電力代替了水的作用。並且出現了祖孫三代都在同一間工廠勞動。以前，山裏的紡織工人才幾百人。現在成倍地增長到已有了成千上萬的人。以前那些用極少的錢買來毛綫，交給一些人織成毛料，再轉手賣給第三者的投機份子也逐漸消失了。他們被強大的工業家所吞食。現在有的只是高大的廠房和成千上萬的工人。

本國的羊毛不夠用，就到外國去找，從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運來大批貨物。遠離千山萬水的異國羊也為埃斯特雷拉山裏，河谷兩岸隱隱可見的工廠提供着羊毛。

但是，工業發展總是搖擺不定。有時無休止地讓工人加班，有時又因缺少原料或市場蕭條而縮減工時。於是，那些把整個生命都獻給羊毛工業的男女老少，面臨着非同一般的貧困。生產下降，戈維良不再往外輸送呢料，而是輸送青年的姑娘到里斯本去當娼妓！

共同的命運還將那些最早的紡織工的後代聯合起來了。到了二十世紀，山下再也聽不到從山上傳下來的牧笛聲，相反，却不時地聽到經常地聚在一起的工人們，為爭取更多的麵包而發出的抱怨和吶喊聲。

第一章 羊羣

(一)

當羊羣進圈的時候，牧羊犬“畢羅都”發覺沒有牠的事了，在帶牠放羊的人還沒回來之前，牠已經跑到村頭了。牠夾着尾巴，鼻子幾乎貼着地面，無精打彩，就象一隻對生活失掉勇氣，在街上亂跑的野狗。突然，牠好象在空氣中嗅出某種熟悉的氣味。尾巴拖地撓了起來，像個雨傘把兒，把頭一揚，那雙失神的眼睛頓時明亮起來。“畢羅都”加快了腳步，多少世紀以來，自從有了曼台卡村，這條路就充滿着誘惑力，凡是走過那裏的狗都沒有忘記留下牠們停留的標記。“畢羅都”也不例外，牠在這兒停停，又在那兒停停，在粗糙的石頭上，在老栗子樹下，在破牆根兒留下一灘灘尿蹟。這時，牠顯得很高興，看得出牠在趕路。突然，牠嗅到了主人的氣味，牠感到主人離牠越來越近，牠更加興奮了。終於，牠發現了主人：奧拉西奧正和伊達麗娜在一起她也是“畢羅都”的一個熟人。這時他們倆正坐在村頭埃依羅家那間又破又黑的房子旁邊，山坡上的一塊突起的石頭上，他們聚精滙神，奧拉西奧好象在對姑娘講着什麼，根本沒發覺狗來到了他的身旁。“畢羅都”見主人這種態度，猶豫了一下，便使勁地搖晃着尾巴，高興得身子也顫抖起來。接着，又象從前主人叫牠吃飯或帶牠進山放羊時那樣，把鼻子放在主人的腿上。主人發覺了牠。

這天下午，奧拉西奧從部隊回來了。他懷着急切的心情盼望早點見到父母和鄉親，特別是伊達麗娜，所以根本沒想着這位老伙計。現在他撫摸着“畢羅都”的頭，中斷了他的談話，大叫着：

“瞧！‘畢羅都’！我們的‘畢羅都’來了！”

伊達麗娜默默地斜了它一眼，然後又把目光盯在岩石上，依然充滿着剛才的那種憂鬱的神情，沉默了片刻。奧拉西奧用剛才的語氣繼續說：

“怎麼說呢？防空炮兵營地就在大海邊，那裏可以看到去里斯本的船。有時，經過的船可大了，但誰也用不着擔心它會沉到海底去。離兵營不遠是埃斯多利爾區，你聽說過這個地方嗎？那地方美極了！像個一望無際的大花園。我告訴你，就連那裏的松樹林也好像很有詩意。玫瑰花順着松枝甚至能爬到樹梢上。所有的大街比教堂裏的地板還乾淨。一有空，我就到那兒去逛逛。那裏到處是汽車，人們講起話來像閃電一樣快，我簡直聽不懂……”

突然，奧拉西奧停住了他滔滔不絕的講述。從伊達麗娜一直沉默的態度上，他知道伊達麗娜對他講的並不感興趣，她在想着別的事情，等着他回到原來的話題上來。奧拉西奧把“畢羅都”推開，為自己辯解道：

“我講這些也是因為房子的事，你是不會想到，這裏工廠主的房子和那裏的根本不能比。那裏的房子各式各樣，漂亮極了！房子四周是花園，甚至到了冬天還有鮮花。我常常在那些房子前面躊躇，向裏面看，當時我想，要是能住在那裏，我們一定會生活得很好，養幾個孩子，而不

是住在這裏，在我們老家。後來，我覺得我不怎麼喜歡那些大房子，覺得要是真有那麼一套房子，說不定我會在裏面不出來。那種房子對另外一些人才適合，那些有錢人，他們喜歡一個人睡一間房，要有許多大廳，我不，我喜歡同你睡在一起……”

奧拉西奧笑了，他看着伊達麗娜，希望用自己興奮的情緒感染她。可是，伊達麗娜的笑容是那樣的不自然，對這種強顏歡笑臉，他很反感。

“你別總是哭喪着臉，我要生氣了！我的想法對你沒有什麼不好，你聽我說！”他換了一種口氣說：“有一天，我走過埃斯多利爾來到一個離那很近的帕萊德，這個地方並不繁華，但很乾淨。我在那裏見到一所小房子，舒適極了。你要是見了也一定會滿意！”他用手指着一條小路的盡頭，“瞧！就像盧西亞娜大嬸的那所房子大小差不多，是白色的，不像她那樣黑乎乎的。窗戶都漆成了綠色。房子四周還有很多花草樹木。我看，有這麼一套房子，就很合適，不是在那兒，而是在這兒，最好樣子有些不同，更便宜些，我是說，有一間像樣的，舒適的房子就行了。房子下面不要驢棚，就像我在那裏看到的房子一樣。所以，我才對你說，我們得推遲婚期。”

聽奧拉西奧這麼一說，伊達麗娜第一次開口說道：

“你變多了……如果你還喜歡我，就不會對我講這些了……”

奧拉西奧用含笑的目光，貪婪地望着伊達麗娜。

“這是那兒的話！如果是在一個別人看不見的地方，我非得把你的舌頭咬掉不可，看你還說不說這樣的話！我也

是爲了你！親愛的！我的寶貝兒！也是爲了我們今後的孩子，我想讓你多生幾個，個個都像你，你知道嗎？就在今天上午，我在火車上還想，要是有了孩子該多好啊！可是，我不希望他們像這裏的人一樣生活在豬圈裏。你要是能在埃斯多利爾養孩子該多好啊！那兒的人可會養孩子呢！他們的小孩幾個月的時候可愛極了，等大一點兒，夏天看着他們在海灘和花園裏玩耍，該多有意思呀！你知道我一向喜歡孩子。有一次，我正看着幾個小孩在他們家的花園裏玩，主人進來了。他沒好氣地說：‘你要是惹我的女僕生氣，我就到你的上司那兒去告你！’我沒看到什麼女僕。沒等我解釋，他轉身走了。他好像看出我是個新兵，什麼也不懂。有好幾天我都擔心會受到處分。好了，不說這個了。很明顯，我們窮，我們的孩子不能像那裏的人一樣。可是，我們可以有一間乾淨的房子。爲了孩子也爲了我們。再說，不僅在埃斯多利爾我見過這樣的房子，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我從前是不在那裏停留的……”

伊達麗娜打斷他的話，說：

“你的錢從哪兒來？”

奧拉西奧本能地產生一種對自己的適應能力和工作能力充滿信心的樂觀情緒。他毫不猶豫地回答：

“我會弄到錢的！我現在沒有錢，但我能找到！用四五張大票子從貝爾納多大叔那裏買一塊舊坡地，就在那上面，如果不在那兒，換個地方也行，我不想辦什麼大事。用六七個康多（葡幣名稱）把房子蓋起來。有兩間寢室就夠了。一間我們住，另一間等孩子們長大了用。一間餐廳

，一間廚房，旁邊是廁所。如果附近有採石場，星期日我一有空就去撿石頭。當然，也要請石匠和木匠，所以，我們要想辦法賺些錢。這件事我想了好長時間了。你相信嗎？放羊只是爲了我能生存！我還得另找工作，可能多賺些錢。”他把聲音壓得很低，像是在說悄悄話。“我退役回到這裏之前，先在里斯本找了工作。我在服役期間，祇學了點文字，因爲我入伍前祇識得幾個字母。太遺憾了！我總是強迫自己好好幹。昨天上午，我在波索圖比斯堡找了兩家，又去了兩個酒庫，都沒找到工作。因爲沒有一個有名氣的人介紹。我那個當兵朋友的父親陪着我，他樣子像個窮人，一講話我就知道老板不會跟他這樣的人拉關係，所以——不過，我另外還有人，我不敢保證一兩年內就能把蓋房的錢都能賺夠，但如果收入好的話，再找人借點兒，以後慢慢還……，咦？！你……你怎麼啦？”

兩行熱淚從伊達麗娜的臉上滾落下來。奧拉西奧又驚訝地問了一句：

“你怎麼啦？哭什麼？”

她說：

“你如果非常愛我，當完了兵就不會在里斯本呆那麼長時間了，戰爭一開始，我就睡不好覺。因爲你當了兵，聽很多人說，葡萄牙說不定哪一天也捲到戰爭裏面去。爲你當兵的事，我的心都要碎了。我真傻！我自己在這兒受苦，可你卻不趕快回來，還說什麼想死我了。撒謊。”

奧拉西奧火了。

“我不是在這裏嗎？！別在這兒裝瘋賣傻的！滾！兩件事根本扯不到一塊兒！我想回來見你，都想瘋了。找個合適的工作，還不是爲了你！”

“你變多了……”她還在抽泣，“你曾經住過的那些地方使你不高興……”

奧拉西奧直想說，奧拉西奧直想笑。

“你知道如果那些新兵聽到你講的這些話會說什麼嗎？他們看我當了高射炮兵都很羨慕！他們也喜歡去那兒，因爲這樣一來，他們就能看看里斯本了。離我們那裏祇有幾步遠……好了，別哭了！把眼淚擦掉！我要是變了，也是變好了。”他伸出手一把抓住伊達麗娜的手，望着她的眼睛，說：“懂嗎？”

伊達麗娜用手背把掛在寬寬的黑紅色的臉蛋上和嘴角上的淚水擦乾，她那厚厚的嘴唇引起了奧拉西奧的慾望。儘管他更喜歡那些唇上沒有茸毛毛的姑娘，伊達麗娜同她母親一樣，上唇上邊有一層茸毛，將來說不定會長成小鬍子……

“那麼，我們爲什麼不先結婚，然後再慢慢蓋房子呢？”

奧拉西奧固執地說：

“這是兩回事，我也這麼想過，一旦有了孩子，該幹的事就多了。還有什麼多餘的錢？因此，我考慮了很久。你以爲就你着急嗎？”他把伊達麗娜的手握得更緊了。“你知道這些就好了！”

“像以前商量的那樣，我們租一間房。”伊達麗娜小

聲地說，“別人家都這麼做，只有少數人有自己的房子。我們爲什麼非得比別人多呢？”

“我不想比別人多，但是我想能有一個給我們帶來幸福的家，租一間破房子，日子一長也就不在意了。隨它去了。稍有疏忽，我們有了孩子，人口一多，就更有好戲看了！什麼也甭想幹了。我不希望成爲這個樣子！我們舉行婚禮的時候應該有自己的房子。等到就剩下我們兩個人，我要像狼一樣抓住你，吻你，就像這樣……”他嘟起嘴唇，“就這樣……我在兵營的時候，每當我躺下的時候，關上燈，多少次這樣的吻你，就像新婚，想得我不能入睡，直想得頭痛。”

傍晚，山峯上還露着一片玫瑰色的光，山下飄浮的陰影越來越濃，山崗被染成了黑色。四周的羣山好像離賽塞樂河谷深處的村子越來越近，在這傍晚的寧靜中，賽塞樂河的水聲變大了，它奔跑着，歌唱着，穿過河中的石頭向前流去，散射的光綫好像在神秘莫測的山凹蒙上了一層面紗，祇能隱隱約約地看到大戶人家法國式的屋頂，而窮人的茅屋已經埋在漸漸升起的夜幕中了。山坡上，一棵棵松樹變成了濃密的黑點，廣闊的栗子樹林中長滿圓形樹葉的栗子樹像是沒有了樹幹，只有寬大的樹冠座落在山坡上，像一支露宿的隊伍。

伊達麗娜想把手從奧拉西奧的手裏抽出來並且說：“我該回去了。你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吧。很遺憾，因爲我母親和我已準備好嫁粧，村裏的人也都在盼着你服役回來後我們馬上結婚，就像剛才我說的那樣。”